

A. 契诃夫

彭燕郊 主编

[俄] A. 契诃夫 著

贾植芳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散文译丛

图
本

契诃夫手记

A. Chekhov



A. 契诃夫

图本

契诃夫手记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契诃夫手记/(俄)契诃夫著;贾植芳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5. 12

(散文译丛)

书名原文: *Memoires litteraires*

ISBN 7 - 5404 - 3609 - 3

I. 契... II. ①契... ②贾...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俄罗斯 - 近代 IV. I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9150 号

散文译丛: 契诃夫手记

作 者: A. 契诃夫

主 编: 彭燕郊

翻 译: 贾植芳

责任编辑: 管筱明

封面设计: 吴 凯

责任校对: 李 平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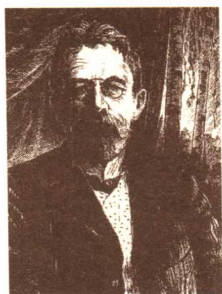
印张: 9

字数: 202,000

书号: ISBN 7 - 5404 - 3609 - 3/I · 2224

定价: 2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19 契诃夫手记
(1892-1904)

113 题材·凝想·杂记·片断

129 日记
(1896-1903)

145 补遗
(1891-1904)

256 契诃夫的临终

258 契诃夫和他的作品中的题材

268 契诃夫年谱

目录



丛书前言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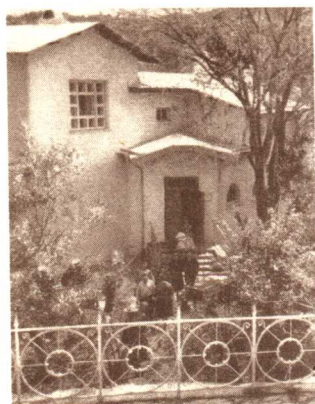
译者新序

9



关于作者

17





丛书前言

·彭燕郊·

文学作品四大门类里，散文不同于诗歌、小说，如果说诗歌是属于精神史的，小说是属于社会史的，集中众多艺术功能的戏剧是属于广义文化艺术史的、超越文字符号表达的多功能空间艺术，而散文则是最具群众性的、最广泛地介入生活成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独特文学现象。莫里哀的一部喜剧里有一则这样的对话，甲问乙：什么叫做散文？乙答：你现在说的就是散文。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散文，其实很平常，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散文里，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对散文感到亲切。也因为这样，散文作为文学术语，表述的是相对说比较宽松的概念，它当然必须具有不可缺少的文学素质，但又不是很规范的，而是比较自由。英语 Essay，一般译作随笔、絮语、试笔、小品，都强调书写的自由。它是一种文体，然而自由到可以有多种不同形态，涵盖书信、日记、游记、回忆录、札记、序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杂感，甚至政论中“笔端常带感情”的那一种。随着文学的发展，19 世纪初还开始出现了诗与散文之间的边缘门类散文诗。文学家以外，它的作者广

A. Zupober

泛到包括艺术家、音乐家、演员以及哲学家、科学家、史家，乃至政治家、宗教徒、旅行家，等等。

自然表达写作的散文成为最富亲切感的文体，书写时几乎不必考虑词语或文辞的张扬，不用防备文采文风对心灵本真自然流露的掩盖，真实成为散文的根本特征。散文写作最能完好保存并凸显作者被触动的瞬间感觉，和深入思考的曲折反复原初状态，成为与他人对话同时也和自己对话的最优选择，理解自我和重构自我的最佳方式。它“载道”，是说理的，但不是说教的；它“言志”，是抒情的，但不允许矫情。它的最优化境界是融“载道”与“言志”为一体。朴素的写作排除最小的做作的干扰，散文的本性是真实。散文艺术的最高目的只是强调真实。散文求美，而美是真实的伴随物。

正因为这样，散文拥有最多读者。可能有多种不同原因，有的人很少读诗，有的人不爱看戏，有的人不看小说。不是文学爱好者也读散文，也写散文，不一定为表示文化能力高低，表示兴趣广泛或精神境界雅俗，散文作为文化现象对任何人都是亲切的，人们总是不自觉地成为散文爱好者，成为散文的“编外”作者，不是想成为散文家，只是有那么一种自信，一种需求：我可以也应该写。就这样，和其它文学门类相比，散文的阅读频率最高，影响面最广、最持久，

A. Zupane

散文有着最强大的作者队伍，多种文化力量推动散文艺术不断发展。

因此当然，众多散文名作成为世界文学宝库最吸引人的亮点。西方和我国的古代典籍几乎都是散文的经典之作。在我国，旧时没有读过“四书五经”的算不得读书人，没有读过《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的被认为是没有文化的人，就像西方没有读过《圣经》的不算有教养的人，没有读过荷马、柏拉图不算有文化的人。中华民族是善于创造也善于通过文化交流吸收他人长处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本国文学历史和现状的重新审视，对世界文学的成就和走向的高度关注，成为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上世纪 80 年代初，被“四化”浪潮激活的出版事业迸发出多年受压抑的无穷潜力，呈现空前的蓬勃发展势态，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湖南人民出版社文艺部及时推出的数量可观的外国文学名著中译本中，就有选译从古代到现代世界散文名著的《散文译丛》，受到读者的热情支持，几乎每隔不到两个月就有一种新书出版，大多数读者都以读到每一种新书为快。这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我们体会到：出版工作的起点是对读者需求的理解，出版物的生命在于是否恰好满足读者的欲望，不会让读者失望的出版物，必须是

A. Zayab

内容充实精粹、高文化品格、高人文素质的。我们仍将朝这个目标努力。

改革开放二十五年不算大的时间跨度里，从开始兴起紧接着不断升温的、为回应读者渴求而日趋炽热的出版热，是我们国家走出封闭后最引人注目的革命性变化之一，这个变化还在不断扩展和深入。出版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大格局下，读者的选择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强烈而持久的挑战，我们的应对首先是全面认知、严肃考量读者的需求，依据它迅速作出编辑、出版、发行运作流程的必要调整，《散文译丛》要努力做到成为一系列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名著组成的具体可见的散文艺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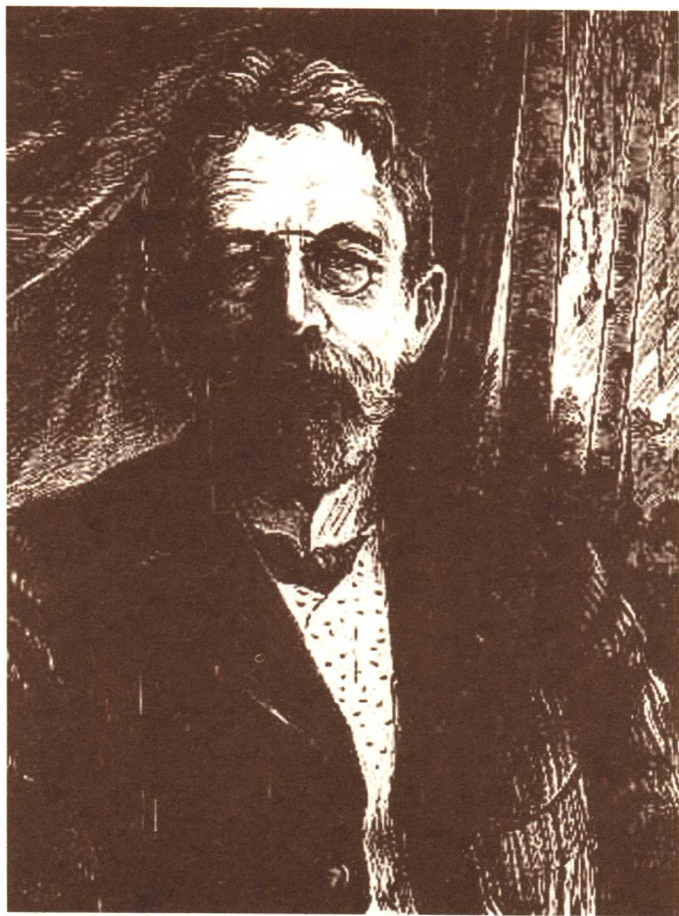
散文先贤的贡献灿烂丰饶，必须努力从散文史的高度上把握散文艺术发展脉络，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地展示散文艺术达到的高度和动人魅力。必须从宏观上把握散文名著的经典性。除已知的有显赫地位的公认具有散文文献价值的名著，还应该注意到那些可能存在的缺口，那些不显眼的永恒的文学火种，那些不应该被遗忘而曾经被遗忘，因其永恒的辉煌而终于不再被遗忘的名著，这对于一套系列展示散文名著的丛书是不可缺少的，缺少将是叫人感到遗憾的失误。

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工作质量，根本的保证是译文的质量。译者的责任是提供忠实的译作，用传

A. Zeyab

神之笔消除不同语种形成的阅读障碍，尽可能让读者如同读原著一样通过本国语言欣赏、解读原著。对于准确理解原著，善于用本国语言表达原著内容的译者，读者是会像尊敬原著作者一样尊敬他的。我们深感欣慰的是，读者对《散文译丛》的译文总体上说是肯定的、满意的。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我们的选择表示我们的鉴别能力、我们的欣赏水平和高标准的需求，其意义已经超越局部文化事业而属于全球性文化建设系统工程的一部分。我们相信，在专家和广大读者不断的关爱支持下，我们将能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得尽可能好些。

A. Zerkov



契诃夫版画肖像

A. Zaborin



译者新序

这本《契诃夫手记》是我早期的译品，1953年曾印过一次。转眼到了1955年，中国发生了胡风事件，我们夫妇先后被捕，扫地出门，家中的一切、生活用具、藏书，包括自己近十种著译的自藏本，从此不知去向，我被送入我青年时代三度进出过的地方——监狱。岁月不居，一晃就是二十多年，我在监禁和劳改中度过人生最富于创造力的阶段。当中国历史发生新的转折，我重新恢复了正常生活的时候，偶然从图书馆的“内部书库”找到这本译本，就像在街头碰到久已失散的亲人一样，我的眼睛里涌出一个老年人的泪花。我望着译本里印的契诃夫像，想到很久以前读过的这个俄罗斯作家的一段话：“一个人没有什么要求，他没有爱，也没有憎，这样的人是成不了一个作家的。”这段简单明白的话，曾被当作金玉之言，它启发了我，又支持了我，使我从漫长而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走了过来，像一个人那样地活了过来，我是多么感激他啊！

在1954年，就是这个译本出世一年多以后，我曾为一家报纸写过一篇短文，谈了我对这本书的学习心得，是读书札记一类的东西。在重新修订这个译本

A. Jacobson

的时候，我记起了它，从图书馆尘封的旧报纸堆中找到了它，反复看了几遍，觉得还有些意思，还有些味道，就提起笔把它重新抄录了出来。

亚历山大·库普林在他的回忆契诃夫的文章里谈到契诃夫的创作时说：“他从哪里得到他的印象？他从哪里找到了他的警句和比喻？他根据什么铸造俄罗斯文学中他那独一无二的精美语言？他对任何人也不谈，他从来不提他的创作方法。据说他身后留有很多手记本，也许将来总有一天会在那些手记本里找到解开这些疑团的钥匙。”

库普林所说的这些手记本，终于在契诃夫逝世后，由他的夫人克宜碧尔加以整理，在1914年出版了。这是研究契诃夫的一笔财富。

被列夫·托尔斯泰称为“没人能比的艺术家的契诃夫，首先是一个伟大而纯洁的人，他由于热爱和关心生活，对人生自觉的责任感，有把当时生活“翻过来”的要求和信心，所以他的敏感力是从他的高贵的社会责任心来的；这样他才写了他的手记，进而写了创作，而不是简单地为了创作而去写手记的。或者说，他写手记是为了对生活认识得更深刻些、清楚些，抓住生活中的突出特征，整理自己的印象，表示自己的态度，正是这些要求，他才勤恳地写下手记。

因此，据库普林说，契诃夫劝告作家不要在创作上光靠手记生活，“要靠记忆和想象”，创作不是照抄生活，当然更不能照抄手记本了。在他的创作里，利用手记上的东西的时候，往往有很大的改变，这就是最好的说明。

契诃夫是一个始终生活在人民当中并自觉地为人民服务的人，他为自己的医生身份自豪。他送给高尔

A. Zayab

基的一只表上刻着“契诃夫医师赠”。他关心人，和各式各样的人来往，由于在生活中自然地熟悉了人，养成了他的深刻的观察力和概括力，所以一提笔就能简洁有力地深入到人的本质中去，不仅写出人的性格，而且活画出人的灵魂。他写自己的手记，认真而严肃，并不是拿着一个小本子到处跑，不假思索地记一些浮面的东西，并马上把它变成“创作成品”，或需要写什么了，才临时东奔西走地找一些模特儿来，照抄到作品里去，我想，这就是他在艺术上获得辉煌成就的原因。

他的手记，每条都很短，甚至只有一句话，是所谓“比麻雀鼻子还短的东西”，但正如高尔基所形容的，它们是美丽的精制的花边，是经过深刻提炼后的产物。

他的手记，只记生活中成为特征和突出的部分，衣服头发之类的细节，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则是在进入创作时自己生出来的。

契诃夫手记里所记的东西，不仅是看到和听到的事物，还有他所感到和思考的东西。就是他所记的属于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也是经过他的感受和思考才记下来的。它们又都是一律从所谓生活的密林里提炼出来的。

在他的手记里，还有抄自书本的东西，就是说，有读书杂抄之类的东西。契诃夫有渊博的学识。这说明一个作家不仅要熟悉生活，还要有广博的知识，契诃夫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典范。

手记所用的语言，一如他的创作中的语言，是日常的语言，简洁而朴实，富于诗意，如“天下雨了”之类，用得很自然，正如人在生活中所说的那样，他从来不按照修辞学的规律，浮夸地去写什么。

A. Jacobson

契诃夫的手记正如他的作品，色彩鲜明而简洁，他能用朴素的笔触一针见血地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无论是对话、记事、人物、情节、警句、题目，都是富有特征又具有高度概括力的东西，它们独立起来，可以当社会杂文读。

契诃夫的手记，作为杂文来看，它的精神特色，正是契诃夫全部创作的特色：愤怒中的自持和出于纯洁心灵的乐天的幽默。它的重要价值，正如高尔基所说，它们是对生活的鼓舞和热爱。他用人民的强大的道德力量，告发了庸俗和罪恶还在占着胜利的时代，同时也预祝了善和美胜利的时代。

契诃夫对伊凡·蒲宁说：“人得不怜惜自己地去劳动。”对于这个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忠实而正直地完成了自己人生责任的劳动诗人，对于这个要求人要“头脑清楚，心地纯洁，身体干净”的作家，我们是永远敬爱的！

这本笔记式的东西，契诃夫看得很贵重，他把它当做特殊的笔记本，其中大部分写得很工整，凡是已在作品中使用过的部分，他都亲手把它涂掉了，至于在作品中变化了样子而使用过的部分，则仍旧保留着。感谢编纂者的周详的努力，我们今天有机会看到这个笔记的全貌，例如“三姐妹”的台词，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契诃夫创作过程之一斑。

总之，《手记》是契诃夫在他严肃正直的生活中随手记下来的瞬间的感触，也包括了他的读书心得以及从别的作家的著作中所抄录的精粹。《手记》的时间，是从1892年到1904年，也就是他从库页岛旅行回来的第三年，即写了名作《邻人》、《六号病室》等作品的那一年起，到《樱桃园》上演那一年，即他死的那一

A. Zaborin

年为止的时间段，这是他在创作上最成熟的时期。

另外，在契氏所遗的手稿中，发现了一包题为《题材·凝想·杂记·片断》的稿子，内容一如手记，年代也大致相同。

日记部分则是从 1896 年到 1903 年的东西，即他写了《我的生活》，发表了《海鸥》那年起，到写了《新娘》、《樱桃园》那年为止的期间。这里译出的部分只是一个抄本，但是内容和体式与前两部分酷似，联合起来加以研究，可以较深入地看到契氏的生活和文学风貌。

译文所根据的主要是日本神西清氏的日译本(东京，创元社版，1938 年刊)，是个订正本。神西清氏是日本优秀的俄国文学研究者，也是俄国文学的翻译家，他对于屠格涅夫和契氏都有独到的研究著作。一般评价，他的译文还算严谨。另外，也参照了 S.S. Koteliansky 和 L. Woolf 合译的英译本，这两个译者合作所译的英文版俄国文学著作，在我们也不算是陌生，但好像是一个人口述，一个人执笔那样的合作者，译文和日译本比较起来，不仅在篇幅上少了一些，而且内容上也有些差别。一般地说，英译本不如日译本细致完整，有的意义则恰巧相反，这两个英译者好像采用的是意译的办法。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凡是两种译本有差异的地方，都反复斟酌，加以取舍，大体上是依据日译本译的。日记部分，为英译本所无，完全是根据日译本译的。注释方面，英译本较少，所以大部分是来自日译本。至于译者自己所加的注释，则都加以标明。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我复出后，趁这个译本有重见天日的机会，我又临时借到 S.S. Koteliansky 和 L. Woolf 合译的英文本《契诃夫手记》与高尔基的

A. Zupobee

《契诃夫回忆录》(*The Notebook Of Anton Tchekhov Together with Reminiscences of Tchekhov by Maxim Corky, The Hogarth Press 1921*) 我又据此做了一次校改, 有些条目并做了较大的改动。经过当时我新认识的一个青年朋友江礼暘同志的热情努力, 又由他找到前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 1961 年印行的《契诃夫全集》第十卷的印文, 做了一次校对, 并补译了一些注文。由原文校勘的结果表明, 日译本较英译本译文严谨和忠实。在两种译文中, 有些意义相反的译文, 也借此得到核实。

这本《契诃夫手记》是契诃夫的文学创作备忘录, 契诃夫夫人在 1914 年整理出版的印本, 显然是经过严格选择的, 它本身有其独特的存在意义和历史价值。

这本书俄文初版时间是 1914 年, 即历史上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的三年, 契氏死后的十年, 在当时兵荒马乱中, 契氏的遗孀, 俄国优秀的演剧家奥尔加·克宜碧尔·契诃娃编印出版这本书, 显然是有沉重的悼念意义的, 但也为广大读者作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创举。

关于三个附录, 也是为了前述的目的——认识契氏的生活和创作过程, 临时译出加进去的, 一篇是契氏夫人奥尔加·克宜碧尔·契诃娃的著作的断片, 一篇是契氏的弟弟米哈伊尔·契诃夫(Michael Tchekhov)在革命后的 1923 年写的。米哈伊尔写过一本契诃夫事迹, 是一本研究契氏的很好的著作。这两篇译文是根据 S. S. Koteliansky 和 Philip Tomlinson 所辑译的英文版《契诃夫生活和书信》(*The Life and Letters of Anton Tchekhov, Cassell & Co. Ltd., London 1928*) 一书译出的。这里面还有米哈伊尔写的另一篇《契诃夫与戏院》, 因为怕篇幅太长, 所以不加进去了。

作为附录之三的《契诃夫年谱》是 1980 年我复